



◀象山港一带出产的江瑶贝

□陈黎明

奉化《忠义乡志》载有苏轼的《江瑶柱传》一文，文中曰：“生姓江，名瑶柱，字子美，其先南海人。十四代祖媚川，避合浦之乱，徙家闽越……媚川生二子，长曰添丁，次曰马颊。始来鄞江，今为明州奉化人，瑶柱世孙也。性温平，外恣而内淳。稍长，去襁褓，颀长而白皙，圆直如柱，无丝发附丽态……”粗阅此文，会以为“江瑶柱”是奉化一位江姓古人。其实，苏轼老人家用的是史传笔法，拟人于物，以物言志。

《辞海》里，对“江瑶柱”（也即干贝）这样解释：一种名贵海味，扇贝、江珧贝、日月贝等闭壳肌的干制食品。江瑶也叫江珧，用江珧贝闭壳肌制成的叫“江珧柱”。看来江瑶柱属于海鲜一类。

从苏轼的几首诗作可知，这位“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作岭南人”的大文豪，对江瑶柱也相当偏爱。在《和蒋夔寄茶》一诗中如是说：“扁舟渡

江适吴越，三年饮食穷芳鲜。金齏玉脍饭炊雪，海螯江柱（江瑶柱）初脱泉”。苏轼于宋元祐四年（1089）出知杭州，到吴越之地后，穷尽芳鲜，却难忘“江瑶柱”。在《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》诗中则自注：“予尝谓，荔枝厚味高格两绝，果中无比，惟江瑶柱河豚鱼近之耳。”在赞誉荔枝美味同时不忘提及江瑶柱。荔枝、江瑶柱、河豚鱼都是东坡居士的口腹至爱，自然要相互比较一番。只是如今，荔枝、河豚盛名依旧，江瑶柱却已淡出世人的视线。苏轼还曾拿江瑶柱来形容挚友黄庭坚的文章格调，《苕溪渔隐丛话》有一段记录：“（苏轼言黄庭坚诗文）如蛎蚌江瑶柱，格韵高绝……”足见苏轼对江瑶柱情有独钟了。

苏轼钟爱江瑶柱固然与其鲜美可口有关，也因当时社会风气所致。在宋代，江瑶柱备受皇族和士大夫青睐。据宁波大事记载：“绍圣三年（1096），朝廷令明州岁贡车螯玉柱五十觔（斤）。”车螯玉柱属于江瑶柱一种。当时，皇室司膳内人所开列的食单中常见有“江瑶生”、“江瑶炸肚”等菜肴。一些豪门贵族用金银打造仿江瑶外壳形状的餐具，盛上烹饪好的江瑶柱菜肴接待贵客，以示气派和客气。此种做法，估计是开了现代餐具制品模仿动植物外形的先河。

因此，在宋代，不独苏轼，其他文人墨客也竞相作诗赋文赞誉江瑶柱。奉化三石诗人陈著作诗《送江瑶与人》赞美其珍美滋味，同时也谈及烹食方法，诗云：“玉瑶分自海仙夜，藜藿新来约束严。入手颇忧穷鬼揆，流涎已冀老饕膺。何妨带甲归庖厨，相与调珍助齿甜。要识淡中滋味永，多加椒少施盐。”江休复在《江邻几杂志》中评价江瑶柱：“四明海物，江珧（即江瑶）柱第一，青虾次之”。

在晋唐时期江瑶柱已有美名，郭璞在《江赋》中曾将“玉珧、海月、吐肉、石华”并列为四佳，玉珧即是江瑶柱。五代吴越人士“天饕居士”毛胜在《水族加恩簿》中对江瑶柱百般推崇，赞誉其“鼎鼐仙姿，琼瑶绀体，天赋巨美，时称绝佳”。直至清代，还有文人念念不忘江瑶柱。“乾隆三大家”之一的钱唐人袁枚以“好吃、好诗”名世，其在《续同人集》中引钱维乔诗句“明州数海物，最美江瑶夸”来夸赞江瑶柱。戏曲理论家、诗人李调元在《粤东笔记·安南异物名记》中云：“江瑶如蚌而稍大……四肉牙佳耳，长四寸许，圆半之，白如珂雪，一沸即起，甘鲜脆美，不可名状。”记述了江瑶柱的外形和滋味。海宁人王士雄在《随息居饮食谱·鳞介类》中称：“江瑶柱……鲜脆胜之，为海味冠”。彭逊通的《食江瑶柱偶题》则曰：“平生耳熟江瑶传，十载空寻江海游。”自晋唐以来，众多文化名人竞相以诗文唱和江瑶柱，使得江瑶柱不仅仅作为美食珍味而享誉天下，更是积淀成为一种文化意蕴而传承下来。

需要指出的是，江瑶柱虽然在我国沿海均有出产，但以奉化沿海所产为最佳。明代海洋生物学家屠本峻在《闽中海错疏》中言：“江珧之美在柱，四明奉化县者佳。”《闽中海错疏》主要记载福建沿海一带的海产动物，是中国最早的海产动物志。屠本峻是宁波人，曾在福建任盐运司同知，后应太常少卿余寅之请撰写《闽中海错疏》。福建江瑶柱早有闻名，宋人刘昉的《莆田杂诗》有：“瑶柱春削玉，蠔山夜凿霜”之句。屠本峻应该知道福建有江瑶柱，也知道奉化出产江瑶柱，两相比较，“四明奉化县者佳”，这位治学严谨的海洋生物学家口出此言，当成定论，不存在偏袒家乡美味之嫌。

奉化其实很早就已经是江瑶柱的著名产地，由于古代文人墨客的宣传，加之江瑶柱确为海珍美味，喜食江瑶柱之风盛行，明州的野生江瑶柱资源早呈衰竭趋势。自北宋末，明州沿海开始养殖江瑶贝。陆游《老学庵笔记》记载：“明州江瑶柱有二种，大者江瑶，小者沙瑶。然沙瑶可种，逾年则成江瑶矣”。明代兰溪人胡应麟在《艺苑卮言》中记载了奉化象山港沿岸盛产江瑶的场面：“奉化四月间，南风乍起，江瑶或一再上，可得三四百枚”。由此可知，奉化象山港沿海海涂该是江瑶盛产地。据桐照、栖凤一带老渔民说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时期，渔民在落小海（渔民在海水退潮的时候在滩涂上抓捕小海鲜）时，还能摸到江瑶贝，现在则近乎绝迹。

奉化江瑶柱在古代盛名远播，作为奉化人，内心自然感到自豪，但也不免遗憾，毕竟，奉化江瑶柱在餐饮界的殊荣地位已一去不返，至于为何名气渐衰，何时淡出世人视线，似已成为一个谜题。历代文人笔下呈现的江瑶柱只能成为一种美好的记忆，给与后人些许慰藉。

古村人文

十八村十八姓的大山村

□王春富

你听说过吗？一个不足七十户人家的山乡小村，竟是由十八个自然村和十八姓氏组成的。余姚市四明山镇有一个只有六十七户人家的小山村，名叫“大山村”，它就是这么一个特殊的古老山乡村落。

大山村由“前岗庙”自然村为中心村。其周围由乌洞、四门头、黄泥塘、朱曹、廿六丘、潘家、仰天湖、桃园等十八个自然村组成。村与村相隔近则一二公里，远则三五公里。说其村，其实有的只不过是些单村独户。在过去的年代里，这些自然村几乎全是一些低矮的茅草屋，因为贫穷，这些小山村还被称为四明山里的“夹皮沟”。村里居住着的山民，有朱、肖、杨、赵、汪、夏、应、俞、陈、藤等十八种姓氏。

几百年来，这些山民默默地生活在大山的褶皱里。说起这些山民，原来并非本地人，而是三百多年前从外地逃难来这里的难民，他们的祖籍在台州仙居。几百年过去了，村里几位老人至今还能说得上一口流利的仙居方言。若追溯他们的身世，这里还有一段故事呢！

据说在三百多年前，仙居农村连年灾荒，农田龟裂，稻菽歉收，疾病流行，民不聊生。然而，当地官府却不顾百姓疾苦，催粮纳税如虎狼，三天两头逼着百姓缴粮纳税。灾难深重的老百姓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，纷纷揭竿而起，他们拿起家中的锄头、铁耙作武器，斗恶棍，杀官僚，与统治者做坚决的斗争。但最后在统治者强大的武装镇压下，暴动失败了。为了保命，他们想出了一条生存之计，跑！奔走他乡。于是，在一个漆黑的夜晚，他们告别故乡，三五成群，携妻带儿，冲出一条血路，踏上了异乡的征途。他们翻大山，涉山溪，穿村庄，沿途乞讨，顽强行进。他们心中只有一个目标，到遥远的地方去，到最荒凉的山里去，那里才是他们最安全可靠的家。最后他们就来到了这个叫“大山”的地方，见四周群山环抱，方圆几十里无人烟，且草木郁葱，土地肥沃，于是就搭草房，垒土灶，定居了下来。但有一条，就是不愿群居在一起，喜欢单门独户地散居在深山里，村与村之间远远地隔离着。这或许是他们当时出于一种安全的设想，万一泄露身世，倘若官兵进山抓人，在这山高林密的群山里，官兵们也只好“瞎猫捉老鼠——徒劳一场”了。后来时间一长，自然而然也就成了村落。几百年来，大山村人分散独居，而形成多村的根源大概就在这里。

据当地老人反映，这里的姓氏（不包括女性）还不止十八姓呢！因当时“造反者”们来自各地农村，人众姓杂，大难临头，皆成知己，一人出良策，众人响应。于是就悄悄结伴上山，不求享乐，但求共存，这样就形成了这支多姓的村落。

在荒凉的大山里，他们开荒种粮，伐薪烧炭。住的是草房，吃的是杂粮、野菜。艰难地生活着，一代又一代，一住就是几百年。

如今大山村不再是过去的穷山村了，那凄凉破旧的新楼耸立在风光无限的山村里。原来散居的小自然村已逐渐地消失，那些单村独户也早已移居到公路边的新农村里，成为新农村的新成员。近年来随着新形势的发展，小村四周花木成行，每年给小村人带来丰硕的经济收入。仰天湖自然村十几户农家办起了农家乐，这里已成为旅游、避暑、休闲、观光胜地。大山村村口的罗城山如今已被列入“省级地质公园”。

苏轼诗中的美味「江瑶柱」

地理风物

投稿邮箱：sat@cnhb.com.cn